

番禺文化丛书

Panyu Jianzhu

番禺建筑

齐晓光 著



中

番禺文化丛书

Panyu Jianzhu

番禺建筑

齐晓光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番禺建筑 / 齐晓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6

(番禺文化丛书 / 陈春声, 徐柳主编; 刘志伟副主编)

ISBN 978-7-306-05953-6

I. ①番… II. ①齐… III. ①建筑艺术—番禺区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638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陈俊婵

责任编辑: 陈俊婵 张红艳

责任校对: 王延红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装帧设计: 林绵华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46,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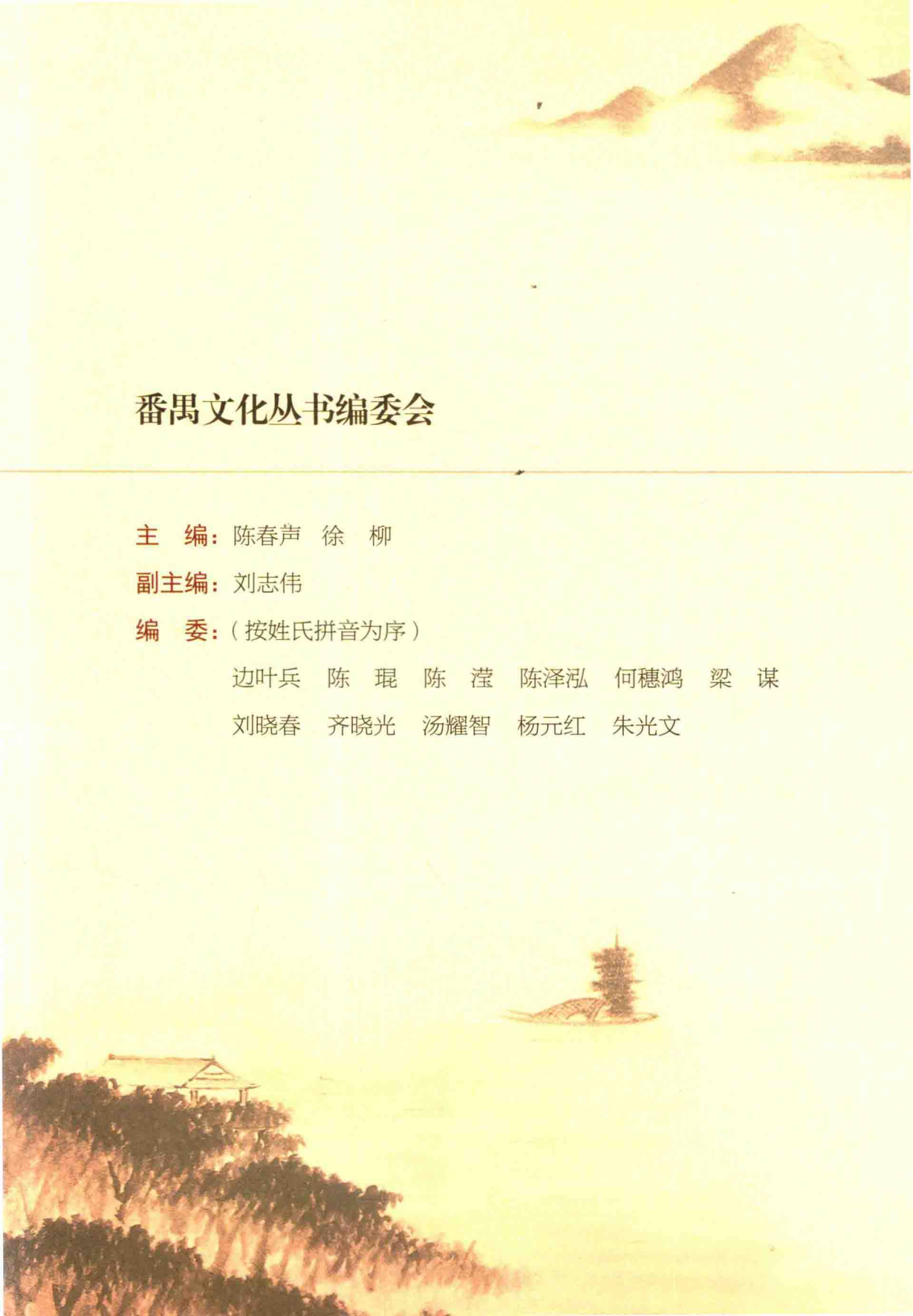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13.25印张 196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番禺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陈春声 徐 柳

副主编：刘志伟

编 委：（按姓氏拼音为序）

边叶兵 陈 琨 陈 滢 陈泽泓 何穗鸿 梁 谋

刘晓春 齐晓光 汤耀智 杨元红 朱光文



总 序

番禺，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有确凿证据可稽的历史最古老的地理名称。这个地理名称所涵盖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逐步缩小，到 20 世纪初，甚至退出了自己原来的核心——省城广州。尽管如此，番禺这个名字，两千多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被取代，更从未消失。由此看来，番禺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特殊生命力的不可替代的符号，是一种在长期的历史中凝聚而成的文化象征。

所谓的“番禺文化”，不会因一时一事的时势变化而消失，也不可能由一两个能工巧匠去打造。抱持着这一理念，番禺区和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这套“番禺文化丛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将番禺地域文化的呈现，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尤其优先着力于那些在历史过程中持续累积，形成厚实的历史基础的题材。我们相信，首先在这些题材落笔，更能表达“番禺文化”的轮廓与本相。

所谓的“地域文化”，是由世代生活在这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的人的活动创造的社会制度、行为习惯、物质及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因此，当地人的活动，是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而一个地方的人的活动，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共处，适应并利用自然环境，同时也改变其存在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所谓文化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这套丛书除以人物、建筑、音乐、书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外，特别在概论中，从番禺历史与社会文化的乡土基础着眼，期望能够以较简略的方式和篇幅，呈现番禺文化的基本面貌、特性和底蕴。

在遥远的古代，番禺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狭义的珠江三角洲的全部。不过，彼时这个名称主要指今天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其中大部分还是在珠江口的海湾中星罗棋布的海岛及其周回的陆地。其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岛屿逐渐连缀起来，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域内陆续析置新县，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番禺的地理范围不断收缩。到明清时，番禺作为广州府的附郭县，定格在一个大致在北、东、南三面环绕着省城的县域。这个县域，便是近代“番禺”的文化认同形成的基本地理范畴。进入20世纪，先是广州市区从番禺县分离出来，番禺治所移出广州市区，继而，上番禺地区划入广州市郊区，番禺的县域只剩下广州南部的大小籬围加上其东南部的新涨沙田区。前些年，下番禺东南的沙田区的大部分又再析出，新置南沙区。今天广州市辖下的番禺区，不仅失去了古代岭南地中“亦其一都会”的广州城，也失去了两千多年来构成番禺地理疆域主体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近百年来在珠江口海上新生的冲积土地，也随着南沙区的崛起，渐渐离“番禺”而去。

这个现实，向我们编撰“番禺文化丛书”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这套书的叙事在时间、空间上如何界定其场域？我们觉得，所谓“番禺文化”，应该是历史上生活在番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要全面、整体地阐述番禺文化，就不能只限于今天的番禺一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套由番禺区组织编撰的丛书，其基本的视域，又需要大致限定在今天番禺区的行政辖地之内，以发生在这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事象为丛书叙事的基本内容。这样一来，我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拘泥于作为行政区的番禺的地界，难免破坏“番禺文化”的整体性；超越这个边界，又离开了作为今天行政辖地的文化表述这个本分。经过反复的斟酌讨论，我们选择了不去硬性地采取统一的原则和体例的做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六个专题分卷，有的严格以今天番禺的行政区域为界，有的则不以这个地界为限，扩展至以清代番禺籍人士组成的文化圈。大体上，扎根本地乡土社会的主题，我们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叙事基本上以今天番禺行政区域空间为范围；而更多以城市为主要舞台的精英文化题材，则不局限在今天的行政区域，内容覆盖了历史上更为广大的番禺地区。

这样处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清晰地定下的原则，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这说明了要表现番禺文化的不同主题，的确需要有不同的视域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的客观要求。在这点上，《番禺人杰》一卷最为典型。该卷撰稿人说：“两千年中，以番禺冠称的行政境域变化频繁，范围不定，而以番禺地望自称的传人，体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执着，对乡梓文化的认可与传承，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从文化的剖析及宣扬出发，本书所说的番禺名人，是对历史上以番禺为籍贯的番禺人的记述。”我们认为，这是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展示番禺文化所必须采取的做法。这些历史上在不同领域对番禺文化的塑造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舞台一定超出乡土社会的范围；很多人士，虽然其家乡已经不在今天的番禺区辖内，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都以番禺为自己的乡土认同，他们的社会活动，也都以番禺籍人士的身份出现。这些番禺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从来不局限在各自的乡村社区范围，他们活动的舞台，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个事实，显示出“番禺文化”具有超越地方一隅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可以拘泥于今天的行政区边界而去将其割裂开来的。

有一些地域文化的题材，除了不能割裂传统的地域整体性外，还不能离开城乡关系格局的视角。番禺在历史上作为同时是省会所在地的附郭县，有一些文化领域的发展及其特色是在这个地区的城乡连续体中形成的，这套丛书中《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即突出体现了这个视角。书画和音乐，一般都被视为精英文化的领域，而城市则是这类精致高雅文化生长的主要舞台。番禺在书画和音乐创作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一般地方文化罕有的成就和高度，涌现许多传世的不朽作品，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流派，离不开其依托于广州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都市这个条件；同时，番禺人士在书画和音乐领域创造的独特品位，有其深厚的乡土根基，许多独具一格、意味隽永的作品，浸润着乡村生活的情趣。本土乡村孕育了本地书画和音乐的灵气与风味；而连接世界的都市，则提升了这些作品的品格，打开了作品的天地，使番禺的书画和音乐在民族艺术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套丛

书的《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和传播空间，大大超越番禺一地的局限，自然是必不可免的。

我们最能够将内容划定在今天番禺辖区范围内的，是《番禺建筑》一卷。这不仅是由于建筑坐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将境内境外的界线清楚划分开来，更因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的类型及其形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在今天的番禺区地域之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建筑形式大致上均已齐备，只选区内现存的代表建筑来讨论，已经足以涵盖不同时期番禺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类型和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是地方文化的一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从番禺区境内建筑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可以见到番禺区虽然今天的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但仍然保存着具有整体性的地方文化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容纳了很多原来在广州城市发展出来的文化性格，这也是番禺文化是在一种城乡连续体格局下形成和延续的表征。番禺区域内传统建筑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让我们有可能立足于今日的番禺区去呈现番禺的文化传统。

如果说建筑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和呈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典型形态的话，那么，地方文化传统在更深层次的存续与变迁则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各类仪式上面，这些民俗事象，今天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番禺区辖内城乡人群与周边更广大地区人群中生活习俗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而由于生态、环境和人群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各种差异，在今日的番禺辖区内也都曾经共存，甚至在如今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正在发生变异，而在番禺辖区里，相对还保存得更为完整，更为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虽然民俗的内容在相当大的地域空间里广泛存在，有某种普遍性，但具体的民俗事象，又是独特而乡土的，总是依存于特定的社区、人群、场所和情景之中；对民俗的观察和记录，也总是细微而具体的，只要不企图去确认某种民俗是某个行政区域所专有的，微观的观察也不必有害其完整性之虞。

一个地方的民俗，隐藏着地域文化的内在和本质的结构。这个持续稳定的结构，是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地方社会的民俗文化，是在本地乡

土社会的土壤中生长的，这个土壤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层累的产物。当我们要努力尝试立足于今天的番禺地域去发掘“番禺文化”的内涵时，自然把寻找其历史根基的目光，重点投到本土的乡村社会的历史上。这是我们撰写《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一个心思。我们很清楚，要真正概览“番禺文化”的全貌，在历史的观点上，本应以广州的城市文化为主导，从都市与乡村的互动、上下番禺乡村之间的协调、民田区和沙田区的关系着力，甚至应该把“海外番禺”也纳入视野，作一番眼界更开阔的宏大观察和叙事。然而，作为概论，前面我们提到的“大番禺”还是“小番禺”的问题更难处理。我们明白，要在概论里把已经不在今天番禺版图里的广州城厢、乡郊和大沙田区纳入一起论述，作为地方政府主持编写的这套丛书，无疑是过度越界了。我们选择了把概论聚焦在今天属于番禺区的大小范围地区，期待能够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发掘番禺文化的根柢所在。我们从乡土社会历史入手探寻地方文化，并不是以为“番禺文化”只从乡村社会孕育。我们很清楚，要探究番禺地域文化的孕育，必须把以省港澳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甚至还要加上上海等近代中国的都市以及番禺人在海外的活动空间都纳入视野，从城乡互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角度，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解。现在只能聚焦在今日的番禺辖区，也许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发生在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形成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一个在更广大的空间的历史过程的缩影，这个历史过程形成的文化元素，积聚在今日番禺区的城乡社会，尤其是通过番禺乡土社会中一直保存下来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乡村组织和集体机制，凝结成保存番禺文化的内核或基因的制度化因素。这个基本假设，是我们相信立足于今日番禺土地上，仍然可以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纵览番禺文化的依据。

我在这里以编写这套丛书时如何处理番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范畴的变化对于认识番禺文化的种种考虑为话题，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技术层面讨论丛书编写的体例问题，也不是要为丛书各卷处理叙述的地理空间范围不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标准作解释或辩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交代，表达对这套丛书的其中一个主旨的理解，这个主旨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如何去认识和

定义“番禺文化”？编写这套丛书是一种尝试，一种从小小的番禺区去阐发宏大的“番禺文化”的尝试。我不能说我们做得成功，但我以为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番禺由一个广大的地区的统称，变到今日只是广州市下属的一个行政区，是否意味着“番禺文化”的消失？今日的番禺，文化建设方向何在，是逐渐成为一种狭隘的社区文化，还是一个有其深远传统和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的栖息地？这些问题，虽然要由番禺人民来回答，但我们既然承担了这套丛书的编写，也应该看成自己的一个使命。我们期待这套书能够对番禺的政府和民众有一点帮助，令他们在未来的番禺文化建设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理性选择，把握本土社会的内在肌理，辨识番禺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张开怀抱迎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候，坚持住番禺的文化本位，守护好乡土的精神家园。番禺文化的永久存续，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有赖大家的努力！

刘志伟

2017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融汇建筑史迹的历史文化村镇和历史街区	3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湾镇	4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大岭村	7
第三节 古建筑的荟萃之地——历史街区	10
第二章 形式多样的住宅建筑	15
第一节 颇具特色的传统民居	16
第二节 典雅古朴的府第园林	34
第三节 中西合璧的住宅建筑	42
第三章 宗族文化的灵魂——祠堂建筑	53
第一节 祠堂的类型	54
第二节 祠堂的规模	54
第三节 祠堂的年代特征	77

第四章 民间信仰的载体——庙宇建筑	85
第一节 庙宇的类型	86
第二节 庙宇的规模	88
第三节 庙宇的布局与风格	128
第五章 具有文化教育功能的建筑	129
第一节 官办教育学府——番禺学宫	130
第二节 教研功能相结合的书院	135
第三节 乡村启蒙教育机构——社学	139
第四节 民间幼儿教育场所——学塾	142
第五节 引入新式教育的小学堂	146
第六章 功能各异的防御性建筑	149
第一节 古街巷的名片——门楼	150
第二节 村落的守护者——碉楼	156
第三节 历经沧桑的城寨与烽火台	162
第四节 见证历史的海防要塞——炮台	165
第七章 其他建筑类型	169
第一节 乡村的权力机构——公局与公所	170
第二节 垂世流芳的牌坊	176
第三节 风水寓意中的塔阁	182
第四节 水乡的记忆——石桥和水埠	187
附录：番禺区建筑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195

前 言

番禺历史久远，早在先秦时期，岭南被称为百越地。据调查，境内地势较高的山冈台地曾发现有零星的早期夹砂陶片，年代不晚于商代晚期，表明至少在晚商之前已有先民在此聚居生息，从事着农耕与渔猎的生活。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番禺成为新设南海郡下属的首县。当时的番禺境域广阔，大体包括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秦汉时期，番禺已是华南最重要的港市、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从这时起直到民国初年，番禺一直是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曾经是西汉时期南越国、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明末时期南明小朝廷的国都。

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迭，番禺的辖域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这片过去被称为禺南的沃土上，仍保留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历代建筑就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建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区，古代先民因地制宜，因材致用，不断积累经验，创造出风格各异的建筑。

建筑离不开建筑材料。位于石楼镇莲花山的古采石场遗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是番禺最早的与建筑相关的石材开采和加工场所；在广州象岗发现的南越文王墓地宫所选用的巨大红砂岩石料就采自莲花山，说明至少在西汉初年就已开始了对莲花山大规模的开采，直到明代和清代初期采自莲花山的石材仍被广泛地用于当地各类建筑，成为古代番禺建筑业发达的有力佐证。

在番禺，最早的建筑是出土于东汉砖室墓中随葬的陶屋、陶仓、陶井模型。陶屋有 3 种类型：第 1 种为长方形单间屋，正面有前廊和围栏，中间开门，悬山顶施有瓦楞；第 2 种为正房和侧房组合成的双间曲尺形屋，正面

中间开门，悬山顶施瓦楞，两房的后侧有矮墙围成的畜圈；第3种为正房和两边侧房组合成的三间凹字形屋，正房的中间或两侧开门，悬山式屋顶施瓦楞，两侧房后墙之间建矮墙辟为畜圈。仓的形制分2种：一种为长方形，正面中间开门，悬山顶；另一种为圆形，开一长方形门，顶部呈伞形，中心有顶饰。井的模型都是罐状井栏，部分配套有井亭，亭盖为方形，用四柱支撑，可防止污水入井。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和随葬器物，可判断墓主人身份较为富有，房屋模型的墙面用横竖线条来表现梁架结构，并整体进行了一些装饰，所用建筑材料应该包括木料、砖瓦、石材等。在当时用作建材的还有土坯、夯土，以及竹、芦苇、树皮等，这些都可用于普通民居的建造，这类房屋墙壁薄，窗户多，适于南方温暖潮湿的气候。

自宋代开始，由中原各地迁居番禺的移民群体不断增加，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加上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在宗族观念和科举文化的驱动下，古村镇的发展日益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广府文化，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番禺现存的古代建筑基本都建造于这一时期，个别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然而岁月流逝，现在看到的大都经过明、清两代多次重修或重建，尤其以清代建筑风格为主。此外，近现代建筑涉及面也比较广泛，既有传统建筑也有西式建筑，尤以中西合璧建筑颇具特色。

本书以历史文化村镇和历史街区作为开篇，再对历代建筑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通过对诸如住宅建筑、祠堂建筑、教育类建筑、庙宇建筑、防御性建筑、公局与公所建筑，以及牌坊、塔阁、石桥与水埠等建筑的认知，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番禺现存历代建筑的精粹。这些建筑不但可以展示番禺在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壁画等方面的高超艺术水准。同时，透物见人，我们可以窥见彼时番禺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风俗等方面的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番禺先民从个体建筑、建筑组群到乡村规划，创造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番禺历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番禺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让我们共同珍惜、保护好这份遗产，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谨以此奉献给广大读者。

第一章 融汇建筑史迹的历史文化村镇和历史街区

想要了解番禺的历代建筑，首先需要对它们的载体——历史文化村镇和历史街区有基本的认识。现番禺区，曾作为历史上广州城以南的乡村区域，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史迹；由于种种原因，原来传统村镇和许多古建筑遗存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随着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番禺逐步建立并规范了对历史文化村镇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体系。2000年12月，沙湾镇安宁西街、石楼镇大岭村等被公布为广州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依照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等，2005年10月，沙湾镇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5月，石楼镇大岭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5月，化龙镇潭山村被公布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上述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确定，不仅能够使保护对象的传统格局和环境风貌得到有效保护，也能使它所包含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这是我们大家都乐意看到的結果。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湾镇

沙湾镇位于番禺区市桥河南面、珠江水系沙湾水道的西北部，与顺德一河之隔，北与番禺中心城区相连，总面积 53.72 平方公里。该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美，是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著名古镇。

沙湾古镇已有 800 多年历史。古时这里原是一个海湾，到宋代时沙湾北部演变成为陆地，而南部仍是浅海，再经历数百年围海造田，逐渐形成现今所见的地貌，由于这片陆地早先地处古海湾的半月形沙滩之畔，因而被称为沙湾。明代时在番禺县设沙湾巡检司（简称沙湾司）。清沿明制，当时的沙湾司管辖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沙湾、市桥、钟村、石碁、沙头等镇（街），以及南沙区的东涌镇、榄核镇、鱼窝头镇、灵山镇的全部或部分乡村，还包括顺德区乌州、南蒲、沙亭 3 个村。



沙湾镇中心鸟瞰